

感恩紫云英

□ 贺雄

四月春意浓，绿树花更红。清晨的阳光，是宁静淡雅的，紫云英的美丽，充满着诱惑。我是九十四岁的人了，还踏踏青到外边走一走，春天的美景是难得留住的，不要错过这姹紫嫣红的好时光。家人陪伴着我，开车来到监利市何王庙，欣赏了几十公里的紫云英花海。大自然的神奇美妙，让人陶醉，心旷神怡；紫云英的婀娜多姿，令我心动，浮想连翩。我从翻身以后紫云英的非凡价值，想到解放以前紫云英的救命功能，不由自主地纵情高歌，放声呐喊——

致敬大自然！感恩紫云英！

（一）

我们从容城镇出发，从上车湾镇上堤。监利的荆江大堤，是防洪功能与生态修复融为一体，成为生态人文景观带。大堤沿线水清岸绿，鱼肥米香，美在荆江，美在监利。我们过了何王庙闸，来到王家巷闸下车，把车停到堤边的平坦处，然后徒步下堤行走，不大一会儿，就到了紫云英花海，此时此刻，欣喜若狂。

我观赏紫云英花海，她把大地装扮得艳丽多彩。紫云英喜欢抱团生长，茎秆纤细笔直，能够长出硕大的粉紫花朵，好多花瓣围绕在中间，她那修长的花蕊，散发着阵阵迷人的清香。

我蹲下身体，手摸紫云英的身躯，她是那么小巧玲珑，珍贵清纯，超凡脱俗，惹人喜爱。很早以前，我知道她叫红花草，以后才知道，她叫紫云英，不管叫什么名字，她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，她对自己却是很卑微的。她美妙的花朵，供人欣赏，她珍贵的身躯，入泥肥田，她优质的部件，入药健身，她重要的功能，救人治病。然而，她对社会无所需求，她对土壤要求不严。在播种的时候，可以漫天遍地的抛洒，任你扔到哪里，哪里就能生长。只要到了春天，她一定是棵棵，一簇簇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生机盎然，郁郁葱葱，平淡生长，悠然自在，从不怨天尤人，只作付出，不图回报。

我们监利家乡的人，人见人爱，有诗为证：“红花绿叶映春晖，生吐芬芳死作肥，愿将青春化泥土，生命换来稻香飞。”我走到堤边的王家巷闸时，恰好遇见了监利市农村农业局退休干部柳德银先生，我们是老熟人。

他曾任分盐区委书记，对紫云英有着深厚感情。为了推广种植紫云英肥田，他亲自用十亩田试验，获得成功，然后开现场会、全面推广。今天，他观赏紫云英花海时，即兴赋诗一首：

江畔寻芳四月天，琼英如海螺蜂翩。
谁将春色和云种，撷取烟霞入药田。

我很欣赏柳老先生的诗句，对他表示敬佩与赞赏。是的！紫云英的一生是短暂的，每当一阵春雷，一场春雨过后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时，紫云英却在四处生长。过了不久，春雨连绵，田野地埂，路边桥头，到处可见紫云英开花了，美了大地。你看那椭圆形的小叶面上，有好多个晶莹剔透分外妖娆的水珠，滚来滚去与风同舞，令人眼花缭乱。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”，当紫云英凋谢的时候，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

致敬大自然！感恩紫云英！

（二）

当欣赏紫云英的时候，使我想到了翻身以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。那个时期，有四年时间，我先后在四个大队驻队，担任工作组长，与紫云英有过亲密接触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在监利桥市公社的一个大队驻队，有天早上，在田间小路上行走，时隔几十年，我又看到红花草，也就是紫云英，我好高兴啊！因为解放以后我去当兵，后来转业又分配到城里工作，一直没有像歌曲唱的那样“走在乡间小路上”，所以没有机会见到紫云英啊。

这个时候，我发现太阳照射下，紫云英闪烁着动人的绿色，在春风的吹拂中，轻摇着小巧的身躯。我蹲下身子，认真地看了一会儿。回忆起年少时，与它在监利的新洲打过交道——

我住在这个大队三生产队，队长刘修义，老实忠厚，为人本分，生产套路熟练，工作认真负责。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化肥供应非常紧张，他就按照上级要求，领导农民种植紫云英，把它当作重要的绿肥，取得了很好效果。全大队都推广他们的经验，早稻和晚稻，都获得了大丰收。当时，农村有一些俗话说得好：“紫草种三年，瘦地变肥田。”还有一些说法：“花草窖河泥，稻谷长得齐。”那时讲的紫草与花草，就是紫云英。

我住的是用茅草盖的队屋，这里也是文



化室，生产队开会的场所。队屋附近，有一大块田，种的是紫云英，她好像旁若无人地生长起来了，淡淡花儿在随风飘摇，不声不响散发着青春的火焰。紫云英的叶子柔美元比，娇嫩，深绿，长得浓液密密的，让一块农田就像铺了地毯一样。学生们放学的时候，都要经过这里，这儿就成了他们的游乐场。他们追逐赛跑，他们活泼乱跳，他们睡下打滚，他们席地而坐，他们高声歌唱春天……

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……。”当麦子和油菜收割以后，转眼就被牛拉的犁铧把地垄翻了一个底朝天，然后，灌满了水，紫云英就是这样，在水里一天天腐烂，那水也从青色变成了褐色，从无味到有了臭味，默默无闻地消失了……

紫云英是天然的绿色肥料，它的根、全草和种子可以入药，她的贡献太多太多了。

致敬大自然！感恩紫云英！

（三）

当我欣赏紫云英的时候，想到了解放以前，我挖它回家拌少数米煮饭吃，让全家度过难关的一段往事：

我是监利红城乡何赵村贺家湾人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1948年冬，国民党抓壮丁，把我父亲抓到观音乡公所坐牢，家里把4亩良田卖了，还借了高利贷，凑齐了1300块银元，才把父亲赎回来，家里从此破产，我就失学了。在春荒不接的时候，我每天很早就

来，拿着两个布袋子，就到新洲去挖野菜，弄回家拌米做饭。那个时候的洲上，到处都是野菜，有红花草（紫云英），兰花草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嫩菜。

因为紫云英是红色的，我对它影响很深，如果遇到一大片，就很高兴，可以不挪地方把两个袋子装满，早些回家。这可不是如今人们说的：“采的是智慧，吃的是情怀。”我采的是红花草，吃了肚子饱。这是救命啊！我到新洲挖满野菜以后，有时候有伴回家，有时候一个人回家。母亲把野菜收下以后，细心择菜，妥善放好。有一天中午，我看到母亲把米饭煮的半熟以后，她用小碗给我4岁多的侄女，单独盛一点出来，再把野菜拌到饭里继续煮，正在这时，67岁的祖父突然跑到厨房，也要用碗盛米饭。母亲说：“这是给娃娃吃的，她太小了要照顾。”祖父说：“天都要吃野菜啊，我也熬不住了。”母亲知道，这一老一小都正是要养身体的时候，她却无可奈何，祖父很尴尬地走回堂屋，他们都不声不响的流下了泪水……

这令人痛心的场面，在我年少的心灵里，留下了永远不会忘记的印记。

在我的人生旅途中，永远牢记过去所受的苦难，永远记住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！

当我欣赏紫云英的时候，那繁花似锦的监利大地，让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激情，希望就在田野上，美丽甜在心窝里。

致敬大自然！感恩紫云英！

兄弟情缘

□ 张秋平

在人生的长河里，总会泛起你意想不到的浪花。我与远在新疆的奇平哥之间结下的兄弟情缘，则是这些美丽浪花中最奇特、最艳丽的一朵，它的绽放让我如沐春风，而它的凋谢则令我黯然神伤。

事情还得从五十多年前说起，我读小学时，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月光明亮，我在自家门前玩，父亲突然把我叫到跟前，告诉我，“你有个哥哥在常德，现在也不晓得还在不在人世。”我被父亲说懵了，因为我天天和三个姐姐、一个妹妹在一起（大姐虽然出嫁了，但嫁在本村，天天见面），压根不知道还有一个哥哥在外地。

父亲慢慢地讲了起来：原来，父亲有两段婚姻，第一位夫人是从枞木乡桥港村嫁过来的罗姓妈妈，1947年底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太平，长得虎头虎脑，甚是可爱。1948年夏，老家发洪水，父亲一家三口随族兄一家外出打鱼谋生，辗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沅江边上的暇市镇。在这里，父亲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劫难，先是父亲一家与族兄意外生散，联系不上，接着罗妈妈染病身亡，此时的太平哥才六、七个月，父亲在人人地生疏的地方，举目无亲，几近崩溃。因为之前为罗妈妈抓药，认识了暇市街上的药铺老板，老板见父亲遭遇了这样的变故，建议父亲把儿子借给（我们老家叫送养，常德当地叫借）家住暇市上游鹭鸶洲村的张晓庭夫妇做养子。开始，父亲有些犹豫，想把儿子带回老家，因为不清楚张晓庭夫妇的为人的，怕儿子长大后过得不好。药铺老板介绍说，张晓庭是沅江上贩木排的，家境尚可，夫妇俩为人忠厚善良，膝下无子，一定会善待借来的儿子的。父亲看着嗷嗷待哺的太平哥，虽千般不舍，却万般无奈，只好同意送养。晓庭伯伯夫妇把太平哥接回家中抚养了几天，甚是疼爱，深怕父亲反悔要回孩子，提出让父亲立下字凭，载明无论什么情况，都不能再带走常德认亲。父亲理解晓庭伯伯夫妇的一片苦心，在药铺老板的见证下，父亲含泪在字凭上按下了手印。就这样，父亲暖融融的一家三口出门，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之后，只身一人回到了老家。父亲讲到这里，眼里噙满了泪水，哽咽得讲不下去了。我看到月光下清然泪下的父亲，不知所措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这个场景，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，但它却像刀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，久不磨灭。试想，夜不宁人肝肠寸断！真不知道，无助的父亲是如何跌跌撞撞地回到老家的。记得当时，父亲只是跟我说，每当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，喉咙都是硬的。唉，可怜的父亲！

回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对我们姐弟呵护有加，我们做错了事，气头上他也会对我们吼几声，但总是雷声大、雨点小，从不动我们一个手指头。现在想来，他内心深处一定有着当年刻骨铭心的弃子之痛。

父亲虽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但传统道德观念根深蒂固，当年他在字凭上按下了手印，就得恪守诺言，加上后来有了我们姐弟三人，给了他莫大的安慰，他就把这份伤痛深深埋进了心底，直到那个月光如水的夏夜，他不知为何忽然跟我讲起了这段令我不乏伤感的事。

至此，我知道了自己还有一个哥哥远在异

乡，并萌发了去找他的愿望。但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学生，只能把这份心事暂且放下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曾经按照父亲提供的线索，写了几封信，但都被退回。1993年春，两个姐夫到县城找我说，随着年龄增大，父亲找儿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于是，约我一起去一趟常德，了却父亲的心愿。我当即请了假，兄弟三人动身前往常德。

当时，交通还不是很方便，我们转了四次车，凌晨三点才赶到常德，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。虽然奔波了一整天，可我怎么也睡不着，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兄弟团聚，也设想了较坏的结果。天一亮，我们叫了车，直奔暇市镇，然后搭乘小三轮到了鹭鸶洲村边。

正如父亲所说的一样，鹭鸶洲是一个距离暇市两三里，坐落在沅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子。一下车，我们便遇见了一位中年男子，肩扛着重物，应该是附近的人，我们便上前打听，问他认不认识张晓庭老人。他说，张晓老（当地人对老人的尊称）与他住得很近，已经去世了，“你们找他有什么事？”我向他说明了来意，他却回答：“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，张晓老的儿子确实是借的，叫张奇平，现在新疆，经常回来，但他是河（指沅江）对岸文家的人，而且文家解放前是我们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户人家，怎么会是湖北人呢？”我听了后，咯噔一下，心生不祥之兆。我们边走边说，已经走到村子里，男子指着一栋比较老旧的房子说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张晓老的房子，家里没人，门锁着呢。男子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隔壁的一位大嫂，称她是张奇平的亲戚，可以向她问问情况。我向大嫂说明了来意，但大嫂说，只知道奇平是对河文家的儿子，其他不知道。

这时，老房子前聚集了一些人，其中有两位八十多的老人，我向那位老奶奶打听张晓庭夫妇是不是收养过一个湖北男孩，奶奶很肯定地说，在奇平之前，晓老家有个长子，三岁时生病死了，奇平是后来从文家借的。听罢奶奶的话，我们三兄弟面面相觑，难过了极。

我围着这栋曾经给太平哥遮风挡雨，庇护他那弱小生命的老房子转了一圈，心里一酸，悲从中来。虽然我和太平哥从未谋面，但几十年来，他一直是父亲心中活泼可爱的长子，父亲多次念叨太平有多少岁了，肯定生了几个孙子孙女了。现在，我站在太平哥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，听到的却是他三岁就不幸夭折的消息，心情无比沉痛，特别是想到父亲得知这样的结果，一定悲痛欲绝。

此时，隔壁大嫂要我们在她家吃饭，我们哪有吃饭的心情，我提出能否把远在新疆张奇平的联系方式给我们，大嫂说丈夫知道，但出门了。我便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地址，兄弟三人回到了监利。

我害怕亲口把这么残酷的结果告诉父亲，没有随两位姐夫回老家。2003年元月，刚过完81岁生日的父亲，带着对寄死他儿子的无尽思念和膝下子女儿孙的万千不舍，溘然长逝。故事本来到这里应该结束了，但另一个令我伤感的故事开始了。

2011年7月30日，我驾车从湖南益阳到常德临澧县办事，车上随行的还有两个年轻同事。接近常德时，我突然想到了苦命的太平

哥，便不由自主地在常德下了高速，在导航的指引下，很快就到了鹭鸶洲。

十八年过去了，鹭鸶洲变化很大，原来的平房基本上都改建成了楼房，而张晓老的老房子子立成一片楼房之中，略显突兀。但走近一看，房子经过了改造，比原来矮了一点，木板墙壁改成了砖墙，门还是紧锁着的。我又围着屋子转了几圈，心中五味杂陈，父亲让我找哥哥的声音音犹在耳。

这时，隔壁屋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哥，好像觉察到了我的行为，主动问我是不是湖北的兄弟，我愣了一下，才想起他应该就是奇平哥哥的亲戚，忽然感到很亲切，和他谈了起来。老大哥，忽然感到是奇平哥的表兄，他跟我说：“因为我比你哥哥大几岁，你哥哥死时，我已经懂事了。你哥哥到晓老家后，改名叫奇平，三岁时拉肚子，那时候医疗条件差，喝点中药，没有效，几天就死了，埋的地方我都知道，前些年搞土地平整，小坟包被推平了。”老大哥的话让我异常难受。

那天，正值盛夏，暑热难当，贵初大哥把我们邀到家里，吩咐大嫂切西瓜，上凉茶，很热情地接待我们。大嫂说：“你走我家门口过时，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你今天可以和新疆的奇平联系了，贵初有奇平的电话。”我当时有点纳闷，怎么新疆的哥哥也叫奇平呢？贵初哥又开口了，他说：“你哥哥很乖巧，晓老夫妇非常疼爱，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飞了，不幸夭折后，晓老夫妇悲痛欲绝，几天关在家里不出来，急坏了亲戚朋友，后经人介绍，又借了对河文家的小儿子，比你哥哥稍大一点，为了不忘记你哥哥，还是取名叫奇平。”我迫不及待地请贵初哥找到奇平哥的电话号码，输入手机后显示的是新疆石河子市的号码，接通后，请贵初哥作了介绍，我便和奇平哥通话了。我说：“奇平哥，我找你的好苦啊！我哥哥不在了好，你就是我的亲哥哥！”奇平哥哽咽了，好一会才说，“兄弟呀！我就是你亲哥哥，你多年前找我的事，我回家后就都知道了，但表嫂把你留下的联系方式弄丢了，我找不到你啊！”电话里，奇平哥把养父母晓老夫妇如何疼爱我哥，我哥夭折后如何悲痛，两位亲人生前如何念叨要想办法找到哥哥的父亲等等，跟我讲了近一个小时。最后，我和奇平哥相约，一定要尽快见面。

真的很奇妙，我和奇平哥并无血缘关系，也未谋面，但这次通话后，我们彼此就开始互相牵挂，电话不断。我内心深处就认定了他就是我的亲哥哥，他也认了我这个弟弟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要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如果我的电话稍迟了几天，奇平哥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多次的交流，让我们更多地互相了解了各自的出身和家庭情况。奇平哥因为出生在特殊的家庭，在解放初期急风暴雨的社会变革中遭遇了那个特殊时期的各种磨难，好在我到晓老家后，得到了悉心的呵护，后来辗转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并在新疆成家立业，生儿养女，过上了安定的生活。奇平哥在给我讲述这些往事时，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愤世嫉俗，倒是对张晓老夫妇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，几次在电话里讲得很动情。他对人生的态度，对社会的认知，是历经风雨后的淡定，是大彻大悟后的豁达，让我甚是钦佩，也感染了我，想和他见面的心情越来越迫切。

2012年4月，奇平哥打电话给我，老两口到了广州女儿家。之前他就我讲过，三个孩子，大的是女儿，在广州某大学工作，后面两个是儿子，在石河子工作。我当时正在长沙出差，接电话后，安排好手头工作，又让老婆从武汉赶往长沙与我会合，第二天从长沙乘高铁赶赴广州。高铁上，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设想了与奇平哥见面的各种情节，老婆笑我高兴得像个小孩子。

车到站了，我们坐出租车在约定的路口下车，远远的就看见奇平哥按照事先的约定，手里拿着红袋子站在路口等我们。我让老婆付了的士费，自己打开车门向奇平哥奔去，奇平哥也猜出了是我，快步向我走来，我叫了一声奇平哥，两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，我的眼泪刷刷地流淌，奇平哥也热泪盈眶，连声说：“好兄弟！好兄弟！我们终于见面了。”我和奇平哥手牵着手走到侄女家，见了嫂嫂、侄女一家人。嫂嫂是山东人，贤淑善良，和我们交流没有一点隔阂。侄女姓方大，善解人意，让我们倍感温馨。之前，奇平哥和嫂嫂在广州照顾外甥女多年，侄女为他们买了单独的房子。在餐馆用完餐后，我们便来到哥哥嫂嫂住的地方，尽情地互吐衷肠，一直聊到深夜才回酒店休息。在和奇平哥的交谈中，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特有的气质，他对社会的洞察、对人生的态度、对世事的评价，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视角和见解。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几次跟我说，你亲哥不在，但你结识了我这个哥哥，这就是我们兄弟有缘，我们都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。本来，我准备在广州玩两三天，好好享受这温馨的团聚，但我当时打工的公司老总听说我在广州，要我尽快赶到广西北海项目处理一个突发事件，我不得不第二天一早就和奇平哥一家道别。吃完侄女安排的早餐，我和老婆与奇平哥和嫂嫂一起合影留念。分手时，奇平哥拉着我的手，久久不松开，我们约定以后在武汉、新疆、湖南常德和湖北监利相聚几次，同时与双方的其他亲友见面。未曾想到的是，这第一次的分别，竟成了我和奇平哥的永诀。

2020年6月18日10点多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看，显示的是新疆奇平哥家的座机号码，接通后，是嫂嫂的声音，她哀婉地说，“秋平兄弟啊，你哥哥走了！”“嫂嫂，怎么回事？我前几天给他打电话，都还好好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嫂嫂说，“今天上午10点多，你哥哥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，我扶他下楼，下了一层，他就倒下了，马上叫了救护车，但等救护车送到医院，已经回天术了，医生说应该是急性心肌梗死。”消息来得如此突然，我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嫂嫂了，语无伦次地和嫂嫂说了几句，我就挂机了。冷静了一会，我又拨通了电话，我问嫂嫂，奇平哥的葬礼是如何安排的？嫂嫂说，目前，新疆的疫情很严重，所有进出口都关闭了，广州的女儿心急如焚，也没有办法过来，“我告诉你消息，是因为你哥哥经常念叨你，说能在晚年结识你这个弟弟，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。”听了嫂嫂的话，我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了。这一晚，我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写下了几句话：

两次寻访鹭鸶洲，方得羊城共哀首。

血缘虽非同胞弟，感情更胜亲手足。

遥距千里心相通，神交入载性相投。

痛失兄长我伤悲，长歌当哭涕泗流！

老屋

□ 束继敏

一栋三间土坯老屋
是父亲和大哥披星戴月三个月的结晶
在江汉平原的风雨飘摇中
长了三十多年

我成年后背着行囊
在都市的方格里寻梦
成就自我
老屋留在故乡
我的牵挂也留在故乡

魂牵梦绕的老屋
留下兄弟姐妹六人用煤油灯读书身影
承载我儿时的欢乐
还有对父母的追忆

如今
事业有成的弟弟顺遂我们心愿
将老屋改建成别墅
老屋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

理发

□ 董川北

石磊站在路口四处张望，他理想个发。很快，石磊发现宽阔的马路对面有个五颜六色的彩灯在旋转，那是理发店的标志，他毫不犹豫向对面走去。

距离理发店还有十几米远时，虽然隔着玻璃门，但里面的摇滚乐已经迎面扑来。石磊一直想不通，为何不少理发店喜欢播放摇滚乐，有的店甚至吵到震耳欲聋，搞得像乌烟瘴气的舞厅一样。

石磊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氛围，他只想安静地理个发。于是，石磊没有选择进去，而是向前面的街道继续找去。

五分钟后，又一家名叫“新感觉”的理发店出现在石磊面前。这家理发店的玻璃门擦得一尘不染。石磊推门而入，店里面积虽不大，但装修考究，设备先进。一个俊美的技师迅速迎上来，一脸笑容地问石磊：“欢迎帅哥光临本店，请问您是本店会员吗？”

石磊摇了摇头。
技师又说：“那您报下手机号码，我给您开个会员吧？”
石磊听到这里有些反感了，说道：“我不办会员，理个发要多少钱？”

技师说：“是这样的帅哥，办会员充值的话，500元可以理12次，很划算的。不办会员的话，单次68元。”

石磊沉默了两秒钟，对技师说：“突然想起还有点事，我改天再来。”石磊说完，向外走去。

技师跟了两步，在门口很礼貌地送客：“欢迎下次光临。”

走远了，石磊回过头来，看看理发店金光闪闪的招牌，嘀咕道：“理个发而已，却要我半天的工资，你怎么不去抢钱呢！”

又找了3分钟，在一个拐角处，石磊发现巷子里有个不起眼的招牌：理发10元。

石磊欣喜不已，径直走了进去。理发店墙角些许斑驳，一面镜子，几把椅子，别无他物，显得无比简陋。一个双鬓白发的老师傅，正在替顾客推平头，他用手里的推子指一指靠墙的椅子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坐一会，还有5分钟。”石磊的确定累了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刷起手机。

“小伙子，该你啦。”几分钟后，老师傅对石磊说。

石磊换了座位，老师傅一边给他系围裙，一边问道：“小伙子，来个什么样的发型？”

石磊看看镜子里把整个耳朵已经盖住的头发，问道：“师傅，您觉得，我这头适合理什么发型？”

老师傅不假思索，说：“飞机头，精神。”

石磊点点头：“行！”

老师傅的推子在石磊头上动了起来，石磊说：“师傅，前面有家叫‘新感觉’的理发店，68元一个头，而你这里才10元，真是良心价呀！”

老师傅一笑，谦虚地说：“人家68元是高级技师，而我只是个剃头匠，没法跟人家比。”

石磊看着镜子里动作麻利的老师傅，说道：“68元的高级技师，估计还不如您这10元的老师傅理得好呢。”

师傅一听这话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聚到了一起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今天我必须拿出我的最高技艺！”

一刻钟后，师傅解开围裙，对石磊说：“好了，小伙子你看看，是否满意？”

石磊凑近了镜子，瞧瞧左边，看看右边，然后竖起大拇指，笑着说：“不愧是老师傅，我就说您的技术肯定比前面那家好，果不其然啊。”

老师傅摆摆手：“你过奖了，人家的确是高级技师，在上海比赛还拿过奖呢，我真比不上。”

石磊摇着头，看着老师傅动情地说：“都说同行是冤家，只会相互诋毁，没想到老师傅您太善良了，自己的技术明明这么好，却一直对冤家赞不绝口。”

老师傅尴尬地对石磊笑了笑，嘀咕一句：“谁叫这冤家是我孙子呢！”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，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，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：
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二、作品必须原创，不得抄袭、剽窃；
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、散文（随笔）、评论（读书笔记、影评）为主，题材不限，5000字以内，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；
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，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；
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，不得重复投稿。
投稿邮箱：556436@qq.com

监利新闻电子版

点击江汉风客户端 访问荆州日报电子版